不能割裂國家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范徐麗泰日前在電台節目被問及「一地兩檢」的法律爭議，她指出《基本法》源於中國憲法，法律地位高於香港所有普通法。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已清楚說明基本法第18條不適用的原因，但香港大律師公會對全國性法律的理解認識不足，只是用普通法的角度解讀《基本法》，因此得到「一地兩檢」安排不符合《基本法》的錯誤結論。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總監

前日，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致辭時，說《基本法》明文訂明香港實施普通法，而《基本法》一些條文不論直接或間接地，「都顯然只是與普通法制度有關」。兩則新聞，帶出香港法律界存在的問題，我們應該以什麼理據及角度詮釋《基本法》與普通法的關係？

大律師公會聲明違反常識

按照事實和常識，憲法是「一國兩制」的法律基礎和依據，《基本法》的權威和效力來源於憲法，沒有憲法，就沒有「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令人驚訝的是，作為香港法律專業團體的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違反常識稱，人大常委會有關「一地兩檢」的決定，是回歸後在香港落實執行《基本法》的最大倒退，嚴重衝擊「一國兩制」及法治精神云云。大律師公會聲明甚至用上「閹割」、「最大倒退」等極端且具政治偏向性的詞語抹黑人大的決定，完全不像是嚴肅的法律觀點闡釋，更像是一份偏頗的政治立場宣言，這種違反常識的政治偏見，只會自損大律師公會的公信。

至於馬道立認為，《基本法》一些條文不論直接或間接地，「都顯然只是與普通法制度有關」。這從公民黨主席梁家傑的一段「演繹」就可以看出其謬之所在，梁家傑說：「馬道立指出《基本法》的條文只是與普通法制度有關，明顯是衝着梁愛詩、譚惠珠、梁美芬、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等替『一地兩檢』護航而發表『憲法係阿媽，《基本法》只係阿媽個仔』等言論而來，糾正中國憲法大於《基本法》的歪理：馬道立係要以正視聽，一錘定音，指出《基本法》並非受制於中國憲法。」

中國憲法是母法，《基本法》是子法，子法依據母法制定，政治權威和法律效應來自母法，不可能有獨立於憲法的來源。正所謂：「參天之木，必有其根；懷山之水，必有其源。」有人稱《基本法》只是與普通法制度有關，割裂中國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甚至使兩者分庭抗禮，本質是割裂了香港與祖國的關係。

梁家傑所謂「糾正中國憲法大於《基本法》的歪理」，才是不折不扣的歪理，他妄稱有人「係要以正視聽，一錘定音」，完全是胡說八道，信口雌黃。只有人大常委會決定才是「一錘定音」，任何人豈可凌駕於人大之上？這顯示某些所謂「法律精英」不熟悉中國憲法，又不認真研究人大常委會對「一地兩檢」安排的法律解釋，便發表違反常識、違反憲制的所謂法律意見。正如特首林鄭月娥批評，「部分法律界人士」有精英心態、雙重標準，不利「一國兩制」下保持高度自治。

憲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產生法律效力不是形式上、象徵性的，而是實質上產生法律約束力。《基本法》第158條規定中國的憲法解釋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對《基本法》最終、全面的解釋權，就是為了保證國家憲制的統一，維護憲法權威和國家主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解釋《基本法》和作出決定的時候，會考慮香港實行普通法的實際情況，但是其理論和邏輯一定要首先符合中國憲法解釋的理論和制度，這是國家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所必然要求的。

樹立並堅守「一國」意識和原則

去年香港回歸20周年，習近平主席視察香港時明確指出，「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強調要切實加強香港社會特別是針對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基本法》宣傳，牢固樹立「一國」意識，堅守「一國」原則。香港的公職人員特別是位居高位的公職人員更要加強對憲法和《基本法》的認識，避免只從本地法律及普通法的角度看《基本法》，忽視憲法是體現國家主權、維護國家統一的根本大法，憲法確立的國家根本制度體制對香港都產生政治法律效力，產生作用影響，整體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位居高位的公職人員只認識《基本法》和普通法，不認識憲法，就難以把握「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精髓，就難以真正樹立「一國」意識和國家共同體的責任感。

馬克龍訪華推進中法深度合作

許楨博士 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法國總統馬克龍一行來華作國事訪問，國家主席習近平伉儷先後在釣魚台國賓館等地接待。馬克龍為中共十九大召開後，首位到訪的大國元首；而中國，也是該年輕法蘭西領導人首度訪問東亞的頭站。由此，可見相互重視，以及中、法友好對歐亞大局，乃至國際社會的重要。

一方面，誠如主、客雙方開場白所言，中國和法國在文化上都極為多采、燦爛。作為歐洲和亞洲最重要、最古老的農耕文明，世代以來，中、法人民不只為人類音樂、繪畫、雕塑、建築、文學、戲劇、舞蹈等文化事業貢獻良多；也並列為東與西的美食之國。

進入21世紀，上述高端文化、庶民文化、生活文化，也日益受到學界、媒體界的重視；使之成為全球化語境下，重要的民族特徵和社會資本。未來，既有深厚文化、包括民間文化，又在現代化路途上，特別在科技突破上努力不懈的中國與法國，如何攜手進入「新時代」，便值得世人注意。

遠的不說，2018年是開放改革40周年，在改革開放年代，法國技術的引入，就對中國核電工業、汽車工業、直升機及民航製造業，帶來劃時代的推動作用。相比起從美國、日本、台港引入的資金和管理經驗，法國工業技術對中國大陸過去近半世紀現代化的貢獻，每每被低估。

■法國總統馬克龍與夫人布麗吉特參觀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一號兵馬俑坑。

馬克龍或成歐盟最核心領軍人物

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天，反對霸權、提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中國，自然追求多元、多邊、多方合作的外交路向。與美、英、日良性互動，固然涉及中國長遠而根本的利益；然則，像法、德等非「美—英」體系的西歐中等強國，亦將繼續成為中國對外工作的重點。包括經濟互助方面，中國與法、德等國的互補作用，往往還在美、英、日之上。

就此而言，法、德的經濟規模或比不上一個加州，但對中國而言，兩者的戰略角色，未見得隨其相對國力下降而改變。客觀上講，隨着默克爾進入暮年，其破紀錄四度延任、卻未取得國會過半議席，已反映其政治生涯步向盡頭。與之相較，馬克龍不只年輕有活力，以極高的支持度進入總統府之餘，還主導國會。在雙首長制、或曰半總統制之下，馬克龍的權勢，遠比此前法國總統，如薩科齊、奧朗德為高。

未來，馬克龍會否憑藉個人魅力、魄力和影響力，成為歐盟最核心的領軍人物，暫未可知；然則，作為歐洲左、右共治的「中間派」代表，馬克龍如能長期領導法國，勢將強化法、德雙馬車的領導力，便已可期。事實上，從經濟數據看來，歐盟及歐元區，已走出了「英國脫歐」和「加泰公投」的陰霾；未來，無論在法國還是歐洲境內，提供給中國企業、個人發展的空間，都將得以拓展。

在此背景之下，中、法最高層領導，可以更重視雙方在醫藥、通訊科技及保安，人工智能、電子金融等領域的密切、高端、成體系合作。據筆者粗淺的認知，法國在上述領域的發展，並不下於美、日，而且有着同樣穩健、高效、高質的科研體系和基礎教育制度。中、法在政經、文化、科研上的深度互補，也許，就由馬克龍是次訪華啟始。

支持警隊堅守崗位 嚴懲「佔中」黑手

鄧開榮 新社聯副理事長

退休警司朱經緯被裁定襲擊致造成身體受傷罪成，判刑3個月，獲准保釋等候上訴。正如有警察同僚指，今次判刑令人痛心，尤其是朱經緯在臨近退休之際仍站在最前線執勤，最終得到被判刑的結果，確實是香港和警隊的悲劇。

2014年的違法「佔中」，令香港付上沉重代價，社會撕裂至今仍未彌補。當時，不少激進示威者堵路及衝擊警方防線，甚至肆意挑釁及辱罵警員，縱使不少前線警務人員飽受壓力，身心俱疲，但最終也保持克制，依法平息了這次違法行動，令人敬佩。

香港是法治社會，朱經緯在「佔中」事件期間執行職務時用警棍誤打途人，的確有錯，我們也必須尊重法庭的判決。不過，案件的特殊性值得社會各界深思，而對於那些宣稱「路過」旺角現場卻製造混亂的違法「佔中」支持者；對於那些以「愛與和平」粉飾違法行為，企圖蒙騙全港市民的法律學者，以及那些顛倒黑白、包庇罪行的反對派政客，相信社會自有公論。

香港警隊專業團結，訓練有素，向來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執法隊伍之一，但我們不能忽視今次判決對執法人員士氣帶來的消極影響。當我們對是次案件大感無奈之時，社會各界必須支持執法人員，繼續堅守崗位，合法使用武力來維持社會秩序，不容暴徒變本加厲。

對於那些曾宣稱會承擔「公民抗命」罪責，惟至今仍逍遙法外的違法「佔中」始作俑者，我們更應該促請律政司盡快把他們繩之以法，還香港社會，尤其是依法執行職務的前線警員一個公道。

支持修改財會程序 讓議會回歸正軌

李世榮 民建聯中委 新社聯副理事長 沙田區議員

去年，為防反對派無理拉布，回應市民訴求，建制派提出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並最終獲得成功。不過修改議事規則一事卻並未就此告一段落，修改財會會議程序的攻防戰更已經在上個星期五正式展開。直至筆者完稿前的一刻，有關修改仍在進行，且從反對派繼續胡亂提出中止會議、中止議程的拉布行為來看，有關修改財會會議程序的攻防戰也將會曠日持久。不過，只要了解反對派拉布的無理手法和所導致的後果，市民便會明白，財會的會議程序，誠不得不改！

反對派在財會拉布的手段主要並非各位讀者熟悉的點人數，而是另有方法。當中包括利用現時會議中無須預告便可提出動議、中止議程和中止會議的漏洞，就有關提出而導致的討論環節，縱使每名反對派議員只講3分鐘，每種手法也可拉布1至2小時；且現時財會下設工務小組及人事編制小組，過往慣例為議員並不會在財會重複兩個小組的問題，不過現時反對派卻經常重複發問，浪費時間。

事實上，建制派尊重反對派的立場，但也必須尊重議會中少數服從多數的精神及規則，且議員發言權利固然重要，但也必須平衡撥款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反對派一直指責修改議事規則及會議程序是閹割立法會議員的權力，不過客觀情況，卻是作為少數的反對派，為了強逼別人認同，而粗暴地以無意義的發言拉布，將其意願強加在議會之上，且建制派為免進一步拖延撥款，被迫噤聲，反是導致建制派的聲音和權力受到閹割，讓其他監察聲音難以帶到議會。

因此，建制派提出修改財會會議程序的做法合情合理，且其修改的方向也平衡議員的發言權利及推進社會發展。當中包括堵塞未經預告便提出動議、中止議程和中止會議的漏洞，避免無理拉布；除了主席許可，否則在財會不得重複在兩個轄下小組所作出的提問，變相更能讓兩個小組發揮實際作用，令討論更有效率。總而言之，讓議員的發言機會回歸以事論事，減少有人輸打贏要的意氣之爭。

不過對於反對派而言，香港越沉淪，他們便越多政治本錢，因此這個防拉布的修改，他們定必會反抗到底，要他們改過遷善，有如天方夜譚。故是次修改是為了市民及社會福祉，建制派必須堅持下去，各位市民也必須作出支持，讓香港盡快重回正軌。

人民幣穩中有升對中國和世界都是利好

張敬偉

新年伊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呈現上升趨勢，1月3日創下2016年5月3日以來新高。2016年和2017年年度之交，全市場對人民幣缺乏信心，認為人民幣兌美元會呈貶值之勢。看貶人民幣的空頭認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會「破7」，但事實是，2017年經過最初5個月的回穩後，到9月份迅速升值，隨後在第四季度在回調中企穩，但2017全年匯率漲幅超過5%。

人民幣匯率的表現，不僅打了空頭們的臉，也折射了全球匯市的新變化。一方面，人民幣匯率現在是對接一籃子貨幣不再緊盯美元，因此市場緊盯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貶值與升值，就會造成誤判。事實是，去年歐元兌美元累計上漲12.44%，英鎊對美元升值也近9%。人民幣去年12月中旬，兌歐元和英鎊出現了6.7%和3.6%左右的貶值。一籃子貨幣對沖之下，人民幣匯率維持了相對企穩態勢。新年伊始，人民幣匯率維持「漲姿勢」，這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

一是中國經濟維持了超過預期的穩增長，全年經濟增長6.7%，超過年度目標0.2個百分點。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全球機構，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二是防範金融風險，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列為今後3年的攻堅戰之一。今後3年，金融體制機制會更加健全，金融創新和依託大數據的金融產品會逐漸規範，金融市場的野蠻亂象會得到遏制，資金無序流出也會被遏止。因此，長趨勢看，人民幣匯率會維持企穩之勢。三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還會加速，匯率市場化不可遏止，人民幣成為全球硬通貨越來越明朗，這也是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的原因。

更要者，世界經濟進入新周期，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引擎，對全球經濟的貢獻率穩穩維持在三成左右。在美國堅持「美國優先」而放棄全球化責任的情勢下，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貨物貿易體，填補美國的空缺，正成為全球化的引領者。在新經濟周期，中國也從高速增長階段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人民幣也會在內涵上「提檔升級」。表現在市場上，人民幣匯率會成為新型的全球主要貨幣，即對全球主要貨幣匯率維持在相對平衡、平穩的水平。

2017年的經濟基本面，是人民匯率平穩的基礎所在。而且，過去的2017年也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不斷完善的一年。去年2月份，外匯市場中間價參考時段從報價前的24小時調整為前一日收盤後到報價前的15小時。隨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在「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中加入「逆周期因子」。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更具透明度，市場化水平不斷提高，雙向浮動的特徵更為明顯。人民幣匯率的波動，不僅彰顯中國市場的變化，也對全球市場起到了更強的指向標作用。

今年全球經濟向好信號更強

2018年，全球經濟趨勢向好的信號更強。人民幣匯率維持去年穩中趨升，既符合全球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樂觀預期，也是去年人民幣匯率「漲姿勢」的延續。但須指出的是，人民幣國際化還是進行時，匯率市場化的目標還未完成，中國經濟依然面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任務，在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還會遭遇很多難題。因此，人民幣匯率還會發生一定波動。

美國加息進入常態化（年內加息3-4次），以及縮表規模的可能加大，美元會進入升值通道，人民幣兌美元也會出現回調。歐盟經濟進一步復甦，英國脫歐談判進入第二階段，除非發生不可預期的「黑天鵝」事件，歐元和英鎊也會穩中有升。「安倍經濟學」的財政和金融「雙寬鬆」也拉動了日本經濟的復甦。安倍擺脫政治危機形成戰後「最長命首相」，也有助於施放「安倍經濟學」的「第三箭」。

主要經濟體經濟集體向好，人民幣兌一籃子貨幣在某個時期會有升有貶，但總體會維持企穩狀態。作為正在市場化和國際化的人民幣，出現升值與貶值的動態調整，屬於正常；人民幣匯率出現波動和調整，也符合市場邏輯。但從前景看，人民幣匯率會維持風險可控的「穩常態」，不會出現狂升狂貶的情況。

市場更要走出這樣的誤區，習慣性地以人民幣和美元匯率對比進行市場評價。人民幣屬於新興、對標一籃子貨幣且處於上升期的國際貨幣，美元的地位則呈衰落之勢。因此，綜合全球主要貨幣的匯率變化，才能準確判斷股市、匯市以及全球市場的基本面。人民幣匯率並不強求「漲姿勢」，也不會刻意去貶值，維持「穩常態」符合中國和全球利益。

反對派初選沒有法律依據

篤行

立法會宣誓風波，6人喪失議員資格而議席出缺，其中4個議席將安排於3月11日進行補選，反對派各黨派均對這數塊肥豬肉虎視眈眈，有人妄圖敗部復活，有人一心望增加知名度，有人想「繼承」議席，更可能是某些疑似參選人的政途最後一戰。其中，反對派部分人士經協調參加陣營內的「篩選」，仍有部分反對派杯葛所謂「初選」，亦有反對派因不甘心「抬轎」，兄弟各自爬山，各懷鬼胎。當然，古語有云「劉備借荊州」，跑出者是否能獲落選者團隊的祝福和以資源全力支持，又要作另一番的觀察。部分人「政綱」模糊，得過且過，只是吃名氣老本。

反對派於周日舉行的所謂「初選投票」，沒有憲制基礎和法律依據，性質與「選喜愛的藝員」類同，不能稱之為選舉。此外，負責「初選」的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會怎樣處理參加者的身份證號碼等個人資料，又是值得關注，若果處置不妥當，難以保障參與者，或有洩漏個人私隱的風險。

是次所謂「初選」只涵蓋九龍西、新界東兩個「選區」，負責機構又非官方組織，難以認證住址證明的真偽或是否被重複使用/分別持不同地址證明到不同「票站」使用，例如，個別「參選人」的支持者或可於上午及下午不同時段分別到不同「票站」，或持有同名同姓的他人地址證明參與「初選投票」；又或非當區「選民」跨區「投票」，若出現另類「種票」，恐怕會令個別參選人受惠。

所謂「票站」，部分在繁忙的地鐵站外，將對其他使用者構成不便；個別「票站」在大學、社區會堂和宗教中心，政治活動除了不符合土地使用用途，也與教育、社區民生、宗教的原意背道而馳。「初選」安排兒戲，要參加者日曬雨淋，只是另類曝光和動員，既沒有法律依據，也對個人私隱沒有保障，杯葛的同時，更要認清「偽選舉」把戲和本性。